



成人組 短篇小說·第一名

謝神

◎ 張英珉

遠遠地看去，這靠海的小鎮是有些偏僻，海岸進到鎮中心不過一里路，不分時節常吹著大風，吹得應該高大的木麻黃卻成為矮小的樹叢；海邊有著許多年前裝上的高聳白色發電風機，一年到頭呼呼地運轉，有時天色淒涼時，那些大電扇看來就像是罰站的巨人，站得累了看來有些寂寥。

不過，若將視線轉個方向，望向小鎮內，景色就豐富許多。

小鎮內最大的那兩條路交錯處有個土地公廟，廟旁有個市集，白日早市時，擠滿了早起賣菜的自耕農夫，雞鴨魚肉都新鮮，米菜瓜果都豐美。傍晚時換了攤位成了黃昏市場，賣些魚鮮與南北貨，小鎮周圍的四方人士皆熙來攘往來此採購，因此小鎮雖然小，市集之中擺攤貨品玲瓏滿目，十元地攤貨，百元拆船貨擺滿地，平時有人賣烤鴨，有人賣冬瓜；豬肉攤、魚攤菜刀聲也不閒著，隨著客人的

呼喊聲剝向砧板。平日時間，有老闆一早就在準備沙威瑪，看起來像印度人的老闆巡迴各鄉鎮賣起了土耳其冰淇淋，總讓小朋友們好奇地轉頭多看幾眼。

市場內炊煙蒸氣陣陣，殺價交陪聲聲入耳，這些景色照進了土地公廟內，讓那尊住在鐵籠內，脖子上掛著金牌、雕刻精巧細緻的土地公看著市場人們。表情像是沒變化，卻又好像在微笑，微笑著雖然這裡只是臺灣小地方，卻也是應有盡有，萬象繽紛。

這天，市場邊巷子尾有個紅瓦屋簷小店面，是走路顛簸的阿狗兄當店長賣起彩券，誰都不知這天晚上九點，店門口竟然霹靂啪啦放起鞭炮，讓大家看完八點檔後，邊打哈欠邊好奇探望窗外，今天又不是初一十五，也非六年一次的殺豬公做醮，什麼好事值得放鞭炮？鞭炮聲響穿透雲霄，刮搔著眾人的好奇心，只見街頭巷尾大家出了門三步做兩步，來到巷口彩券店前湊熱鬧，才發現原來這彩卷行竟然貼出了大大張的紅紙：「本店開出樂透二獎！」有近千萬元的獎金，撐著柺杖的彩卷行阿狗兄老板，在這歡欣鼓舞的鞭炮煙霧之中一拐一拐笑著走出，福氣臉龐笑得開朗，打躬作揖和鄉民說道：「託大家的福，獎開在這裡，是大家都有福氣，有福氣！」

阿狗兄話說得爽朗，一點也不看不出來前些陣子經濟低迷，這時，只見人們興奮互望，五言六語討論到底是誰

中獎，七上八下拿出胸口腰間口袋中的彩券，卻只是此起彼落哎呀一聲，紛紛搖頭嘆息，轉頭回家卡早睏卡有眠。

這夜小鎮不似往常熄燈，戶戶燈火關得慢些，是嘆息，是願望來日能更好些，是猜想哪家哪戶中了獎，可這種事情沒人會承認，既然誰也不知誰中了獎，瞎猜也就沒了意義，於是大家就這麼一一熄燈睡去。雖然夜裡彩卷行前喧喧鬧鬧，但此時邁入深夜，電視收播，廣播也只剩沙沙雜聲，連每一陣撫過臉的輕風，都像是一道催人入夢的搖籃歌。聽見鼾聲穿透彼此家屋窗口互相呼應，呼呼，嚕嚕，整個小鎮夜晚寂靜無人聲，細聽只剩蟲鳴唧唧。

應該要萬籟俱寂的小鎮，這夜深時刻卻有些不安分，隱隱藏匿著不為人知的腳步聲。只見這市場邊的土地公廟前，一盞路燈下出現了一個細瘦身影左張右望，像個小偷賊頭賊腦，手上提著紅白塑膠袋裝著什麼噉噉搓搓跑進土地公廟裡，看著那保護土地公的鐵欄裡，土地公脖子上掛滿還願金牌。一瞬間神龕上的紅外線省電燈具感應到人影，燈光一亮讓那人嚇了一跳，差點叫出聲。

原來這人不是偷兒，是回來小鎮 K 書準備重考電影系的阿明，燈亮了反而讓他嚇了一大跳，還稚嫩的臉龐盡是驚慌。只是他半夜不睡覺，進了土地公廟左張右望不知要做啥，緊張兮兮四探，趕緊動手打開了頭上冷白日光燈的開關避免省電燈具閃個不停，只見燈管閃幾下之後亮起白

光照地，映著阿明臉龐有些蒼白，阿明深呼吸幾口氣穩定心情，確定沒人見到之後，阿明便合起雙掌，趕緊對著土地公喃喃說起：

「土地公啊，上週我來到這裡和你拜託，說如果給我中樂透，讓我有錢去補習，好考上電影系。我就請布袋戲班來演戲，可是，土地公啊，我是有中樂透啦，但是只有中四百元，只夠吃幾次麥當勞，還不夠上補習班，那個……可是我沒錢，真的請不起戲班……不好意思，下次一定要給我中大獎啦，我一定會請真的戲班來演，先和你說謝謝啦……」

阿明合掌禱念完，再次回看四周，確定沉睡的小鎮內無人發現自己在此，趕緊深吸一口氣，把自己提來的紅白塑膠袋打開，裡面有兩具精美布袋戲戲偶，阿明趕緊把戲偶套在左右手，只見一尊是紅臉關公拿關刀，另外一尊是戴冠的白面書生。阿明抬起頭來看著土地公，一邊傻笑一邊說起：「土地公啊，我要開始還願囉，這是我寫的劇本啦，有悲傷，有忠奸，有正義，有愛情，又有武俠，融合各種商業元素，嘿嘿，保證好看！」

阿明手輕擺，兩尊戲偶跟著搖啊搖，晃啊晃，擺啊擺，起手式結束，像是給戲偶灌入了靈魂，只見戲偶身子一挺，腳步一落，紅臉戲偶擺起手上的刀便說起話：「啊啊啊啊啊……大逆不道大逆不道，你陳世美拋家棄子，忘恩負義，

真惡人也，斬無赦！」

關公拿著關刀，一臉正氣喊著，只見陳世美見到關刀，說話都發起抖來，雙膝軟弱跪下。

「關公，我只不過是作每個男人都會做的事情，我也是真無奈啊。」

「啥米，這種話你也說得出口。」

「你大哥劉備有三妻四妾，也沒關係啊。」

「大膽！」

陳世美話還沒說完，就被紅臉關公戲偶給打斷，關公向著陳世美用力地揮動關刀「受死吧，負心漢，看我手起刀落，為天除害。」只見陳世美不再跪落，驚慌轉身要走：「啊，我無作毋對代誌啊，娘子啊，妳要原諒我啊——」

沒想到這陳世美竟然功夫了得，一個翻身竟然離了關公老遠，果真是武林高手，關公一面紅臉像發怒，要向上跳起，原來是阿明演得興起，一個技術動作拋接，關公戲偶飛離開手，就這麼在空中轉了一圈，撞到了上頭垂吊的冷白日光燈，燈具被撞個搖來晃去傳來茲茲聲響，阿明的影子跟隨燈光搖來擺去，讓他緊張地深吸口氣，阿明趕緊彎腰撿起了關公，再把燈具穩住，讓自己的心不再跟隨燈具搖晃。

「歹勢啦，土地公，這招我練了很久都練不起來，這已經是最厲害的招式，那個……我想考上電影系，就是

想要把布袋戲拍成超好看的影片，土地公聽說你很靈驗，下次讓我中獎，我二獎就好，我會拿錢去拍片，成為布袋戲電影的李安，希望土地公成全。」

阿明正要拿起來繼續搬演，卻突然間聽到有一腳步聲愈來愈近，在這深夜，所有細小聲音都能聽見，阿明彷彿貓咪豎耳趕緊向外探望，是誰？阿明來不及辨別，深深覺得危險，趕緊抓起戲偶，咬牙心一緊，想像自己給人看見三更半夜演布袋戲，一定會給人說是痞仔，要是這消息傳給自己家人聽見，絕對就沒有機會重考上大學電影系，勢必要先去當兵後就業，從此與成為李安第二的夢想無緣。他只能先穩下心，看見神壇左右兩邊有塊長長的布簾遮住雜物，便踮起腳尖，輕輕掀開右邊的簾子，將自己藏匿進去。

阿明前腳才走進布簾裡，便看到門外遠處有個人鬼祟身影，只是門外燈光未清晰，不知是誰，直到那人倉皇進入，此時阿明凝起雙眼才發現，那不正是在市場邊小郵局內的辦事員許媽媽，他可是許媽媽家中皮小孩的家教啊，可說是熟到不能再熟，她怎麼穿著一件土色大風衣，和平常郵局員工素樸打扮有著天壤之別，要是被她看見了，自己家教工作絕對會丟掉，阿明便只能更拉緊幕簾，期待許媽媽能趕快離去。只是許媽媽走進來後，眼看四面八方，確定沒有人看見便開始合掌，低聲喃喃說起：

「土地公喔，彼擺我共你講，我彼咧狡怪後生的鼻子過敏，若是會使好，我一定來還願，土地公啊，你真正是有保庇，頂擺去病院檢查，原來過敏的問題是鼻龍引起的，現在已經電燒，病就好矣，感謝土地公替我了這咧願望，我這擺是要來還願……」

說著說著，許媽媽話語緩了下來。

「毋過……我知影我當初說的願望，若是成真，我就愛請歌仔戲班來搬戲，猶毋過，我這個月開真濟醫藥費，若是全提去請戲班，阮一家伙仔就愛枵腹肚矣……毋過做人袂使講話無算話啦，這擺就希望土地公你毋通棄嫌……」

許媽媽一邊說，一邊解開自己的風衣大扣子，讓躲在簾內的阿明看得目瞪口呆，阿明看到他三更半夜不好好睡覺，喃喃唸了一大堆話語聽不清楚，又寬衣解帶，想著她是不是喝醉酒要來跳脫衣舞？只見許媽媽脫下風衣，沒想到裡面穿的是一件歌仔戲服，隨後許媽媽再把頭冠戴了起來，一雙羽飾像天牛觸角晃晃搖擺。

「土地公，這衫有嬾喔，我去戲班租來，好啦，我來了——」許媽媽放膽跳下去，一個走位，手舉了起來。

「啊，我咧身騎白馬……過三關……我咧改換素衣……回中原……我咧放下西涼無人管，我一心只想……」

在這深夜的時間點，阿明看著許媽媽在謝神，不知道她是為了兒子，單純心想：「難道……昨晚九點放的鞭炮，

其實是許媽媽中獎？」阿明屏息再想，若是自己中大樂透，也不會想要街坊鄰居知道，一定也是趁夜謝神，像自己只中四百元，隨隨便便拿著布袋戲偶就來還願，而許媽媽卻打扮盛重，這次一定是她中了二獎。

戲演了一段，許媽媽又喃喃低聲唸起。「土地公，你知影阮一家夥平常安分守己，昨暝二獎開仔這，我看了足欣羨，拜託土地公後擺換我啦，我無貪大獎，假使中二獎，就會請閣較好看的……」一說完，許媽媽身形突然下滑消失在視線中，讓阿明一看彷彿看到電影特效，再定眼一看，原來許媽媽是劈腿下去。沒想到許媽媽看來已經四五十歲，竟然還能劈腿，哎呀一喊咻一聲，就這樣大腿直貼冰涼地面，難怪她總是吹噓說，自己小時候參加過啦啦隊，原來不是說嘴，而是千真萬確。

許媽媽繼續演，一邊唸白，惹得阿明發噱卻又不敢笑出聲，直到聽見外面一陣踉蹌腳步聲，該是有醉漢在外頭晃蕩？許媽媽害怕地收起歌仔戲姿態，想著，要是給人看到自己三更半夜這身打扮，也是解釋不清，而且自家愛面子的老公喔，要是知道自己因為沒錢請戲班來謝神，晚上來這邊演歌仔戲，街坊要是傳出去，上郵局來的人會怎麼說，臉往哪裡擺？

想了想，許媽媽看了土地公像左邊有個簾幕正在隨風漂，簾幕下堆著一些清掃雜物。許媽媽便趕緊墊起腳尖，

掀起簾幕委身其中。只見許媽媽前腳躲進，豬肉攤的劉老闆後腳就走了進來。許媽媽在市場買菜多年，大家耳語流傳有聽說，劉老闆年輕時候素行不良混過黑道，左右手臂上又分別有刺青「緣」、「愛」兩枚，他三更半夜不睡覺來土地公廟幹嘛？該不會是要來偷土地公金牌？許媽媽緊張地滿頭大汗，雙腳打顫，怕他上前敲破鐵欄杆，到時自己該逃跑還是該表演暈倒？但劉老闆來了後，臉無醉紅，俐落地左右探望，確定沒人看到後，喃喃低語唸著。

「土地伯啊，上擺佢有講，假使佢阿姆肺病這關做得過去，佢就請脫衫舞來分你看，真感謝土地阿伯个保佑，分佢阿姆病好出院。」

演布袋戲的阿明對客語一知半解，只是看劉老闆邊說邊解開外套顆顆鈕扣。內心一驚，豎起耳朵繼續聽下去。

「毋過喔，土地伯，敗勢啦，現下經濟無好，佢無按多錢，請不起脫衫舞，不過佢又想喔，無請你看，做人做毋得說話無算話，故所喔……佢想……另外一種係無係也做得。」

「難道中大樂透的就是他！」躲起來的許媽媽腦袋竄過這念頭，看來今晚九點放的那幾響鞭炮，難道和劉老闆有關？一定是如此，劉老闆平日傳言素行不良，常言道浪子回頭金不換，這浪子竟然來還願，勢必是中了大獎！

許媽媽還在想，只見劉老闆把扣子一顆顆解開之後，

沒想到裡面竟然沒穿衣服，看得許媽媽看得臉紅害羞，但劉老闆把衣服全脫下後，肥胖的肚皮上竟畫著一張鮮紅大嘴，垂乳上畫上雙眼，鮪魚肚皮面畫上臉頰的紅暈。

「土地公，請你毋要棄嫌，我毋曉跳鋼管舞繆脫衫舞，我只曉細人時在夜市學曉个肚皮舞。」

劉老闆將外套一脫，沒有配樂下盡情搖擺自己的腰身，這時突然啪啦一聲，原來是躲起來的阿明目瞪口呆，忍俊不住，手上的陳世美戲偶沒抓緊掉到自己腳上，只見落地的陳世美戲偶與阿明對看，讓阿明此刻只好咬著牙，腦中竄過自己被發現時該如何解釋的一百種理由，然而劉老闆被這聲響嚇個定住，睜大雙眼看著土地公神像。

「土地伯，你中意偃个表演？」

劉老闆想著肚皮舞看來靈驗，便跳得更加賣力，一雙壯腿如蛇一樣柔軟蜿蜒，使力地擺動，搖著搖著拿出了香菸，打火機點了兩下，阿明瞪大眼看著劉老闆，還以為他要邊搖邊抽菸，沒想到竟是表演起用肚臍抽菸，看到一支點燃的香菸正隨著肚皮的波浪擺動，讓許媽媽和阿明透過布簾的縫隙，看得下巴都要掉下來。

這時，一陣警車警示燈的藍紅閃光在土地公小廟外閃動，三人看到這交錯的光線，一顆心突然懸得高高，汗珠從額頭上匯聚成滴。

「糟了！」劉老闆轉身一看那藍紅燈光，內心一驚，

轉頭看著土地公像關在籠裡，想起之前有人偷土地公的金牌，所以土地公才會被關起來，現在自己奇形怪狀在此，勢必讓人有瓜田李下之想法啊，要是給市場來肉攤的那些婆婆媽媽以為自己來偷金牌，多年來浪子回頭的形象不就崩毀了？要是給那大病初癒的媽媽知道，一定會心碎不已。

躲在簾幕內的許媽媽也內心一驚，縮起身子在柱後躲著，看見警車來了，紅藍閃光愈來愈近。許媽媽想，如果被抓到警察局去，自己這身怪打扮，絕對會被當作神經病，那也真是有理說不清，一輩子被街坊三姑六婆說三道四。年紀最小的阿明同樣懼怕，一顆心忐忑不堪，一雙露出在簾幕下瘦白的小腿抖得不得了，讓地上躺著的那陳世木偶也因為自己發抖而跟著抖起。

三人緊張地睜眼一看，警車停下之後，警察開了車門徐徐走下，像是慢動作似的走向土地公廟。但警察先生來到門邊卻沒有直接走進來，而是轉了個方向，看向一旁牆壁上的巡邏簽名表。劉老闆一看機不可失，二話不說墊起腳尖，輕巧如貓繞出了旁門去。此刻員警正在確認其他巡邏人員簽名的時間，而阿明和許媽媽看到劉老闆跑了，便二話不說拿起自己的頭飾和戲偶，向前一個輕聲踏步，同樣向外逃去。

警察先生打了個哈欠，在巡邏表上慎重地一筆一劃簽下大名。絲毫不知道身後路燈照出三人身影斜斜印在柏油

地，露出肚皮的劉老闆，身著歌仔戲服的許媽媽，雙手戴著布袋戲偶的阿明，三人發現彼此模樣，前後跟著躡腳快走，一臉慌張卻也不出一點聲，在昏暗燈光之中邊跑邊看著彼此打扮，這一刻在三人眼中已經不是慢動作，時間長得彷彿就要永遠凝結。只是當警察簽完名轉身時，三人早已消失街角，各自隱藏於巷弄內。

警察先生覺得似乎有人影，有點菸味，發現有點不太對勁，難道有人要偷金牌？走進廟內一看，金牌依舊在，供品滿一桌。只有一個幕簾被風吹動，輕輕飄了飄。

這夜過去，天空露出魚肚白，小鎮上朦朧霧靄逐漸散去，而後太陽出現蒸發露滴，一道晨光將這小鎮屋簷光影打斜，晨起運動的老阿伯跑步聲打斷了兩隻小貓睡眠。土地公廟的市場邊，三兩店面開始拉起鐵門進貨，路過行人三兩經過互道早安，笑容滿面。

七時許，劉老闆打個哈欠，把豬肉擺滿攤位，一雙黑眼圈一看就知道沒好眠。只見許媽媽也打了個哈欠，提著菜籃經過劉老闆的攤前，兩人互看了一眼，有些尷尬卻依舊鼓起勇氣向前，只見劉老闆揮手：「許媽媽來，最新鮮五花肉打五折給妳，不用謝！」

十時許，許媽媽坐在郵局櫃檯前，而阿明捂著嘴打個哈欠徐徐走進，看見許媽媽在櫃檯裡，阿明頓時吞了口水，不知道該不該換個櫃位。「阿明，要寄什麼？」許媽

媽揮了揮手，要阿明走過來。「許媽媽，我……要寄大學考試報名表……要寄掛號……」遞出手上的牛皮紙袋文件，阿明臉上盡是疲憊。

「來，我秤一下，用印刷品幫你寄出，這樣可以省一點。」許媽媽熟練按著按鍵，把掛號文件貼紙貼在信封表面，許媽媽對著阿明眨眨眼。「祝你考試順利喔。」

下午一點，劉老闆豬肉攤收攤，阿明幫著媽媽收拾果菜攤，阿明媽送上一把沒賣掉的青菜給隔壁攤劉老闆當晚餐，阿明在一旁和劉老闆見了面，兩人微笑卻不知該說什麼，只好各自別過頭去，低頭沖水。

黃昏時刻，市場依舊熙來攘往，買賣吆喝聲不停，只見十元地攤貨，百元拆船貨擺滿地，新鮮漁獲生猛跳躍出盆子，有個像印度人的老闆在市場賣土耳其冰，只見他入境隨俗，經過土地公廟，停下腳步合掌拜了拜，口中喃喃有詞唸著，像是要許個發達富有的願，還是說，他口袋中那小小張的白紙黑字，就是中獎的樂透彩卷？

只見這防止被偷走金牌的鐵籠中，土地公在黃昏時刻金色陽光照耀下，精緻的木刻面容晶亮反光，和藹的臉龐靜靜望著塵世間的一切，嘴角看起來好像沒有改變，又好像微笑了一點點。



〈謝神〉得獎感言

過往數年我一直想一個問題，就是為什麼文學都有些苦悶，自己也常寫一些很苦的內容，為了做一些嘗試與突破，便寫了一些作品，其中這篇是我盡可能地實踐「單一場景」、「多角色」故事之中最好笑的一篇，因為情節太過荒謬，所以我從沒想過這篇作品會被認可，感謝評審對於《謝神》的喜愛，讓我得以實踐我所追求的：好讀好玩又有意思的「三個願望一次滿足」的理念，或許，還因此可更進一步去思考，將此文本拍攝成短片的可能性。



臺藝大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 MFA，目前為影視編劇、文學創作者，出版過三本兒少故事書，正試著努力將書寫過的各種文類轉換成影視作品。